

诗苑

鹅卵石(外三首)

□ 杨清海

初衷是有棱有角
怎奈岁月锋利
与河床的一场艳遇
改变了对水的评价

别怪我圆滑
洪水如猛兽
当我一步三回头的时候
泥沙成为挚友

也许我会成为一枚化石
在山巅期待解剖
沧海桑田
那是时间的魔力

随波逐流
华而坚实
如果再次展现棱角
一定是人们匠心独运

蚂蚁

蚂蚁,比人的群居
更和谐,更低调
只是偶尔有撼大树的冲动

想给太阳说一句话
爬上树梢呐喊
家,住在风雨中

命很贱,夹缝里生存
没有比踩死一只蚂蚁
这个话题,更轻松

力量微不足道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可举起几倍于己的重量

整体搬一座蚯蚓这样的山
号令一出
同心同向,命运与共

求证

转动的风扇
无限接近于圆
就像远未显露的风险点

叶片与长方形
属于几何的问题
世界在球形中
成了一个平面

握一面三角形的镜子
照射云朵里的天空
太阳伸出舌头

人生,用公式逆推顺写
四季从指间滑落
留下一串笑靥

展翅高飞的鹰
用圆周率去求证
一个人的生命
是不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思念

远去的背影
把思念风干
被风吹落的花与果实无缘
季节,黯然神伤

桃花杏花的心跳
不仅仅为了芬芳
风,伸出双手
捧起惊艳的时光

千百次回眸
日出日落匆匆忙忙
一棵树对石头的承诺
感受轮回的力量

山泉流出的风韵
让秋天一遍遍怀想
其实,大地干渴的时候
只需小雨一场

人物

开货车的父亲

□ 邓素芳

当漫天的欢笑声被从东边奔跑过来的黑云驱散,当停歇在树枝上的鸟儿回巢休息,屋门外响起大货车“咔嚓”的声音,我知道,是父亲从我说不出名字的地方回来了。

父亲长期在外跑货车,经常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人影。我想,陪伴父亲最长久的,应该是天上的太阳吧。太阳也定是爱勤勤恳恳的父亲,才会一直追着他跑,给他原本白净的脸镀上了一层黑漆。父亲的威严,也在日复一日的奔走中变得更加牢固,我们姊妹三人,不太敢亲近他。

中考考的暑假,烈日当空。道路两旁,成熟的谷物在炎热下弯着腰,低着头。蚱蜢多得像草叶,在田间,在草堆,发出微弱而嘈杂的声音。路中间有一棵老槐树,张开怀抱,把不用干活的村民都聚集在这里。那段时间,我听见槐树下面叽叽喳喳讨论最多的是:“送家里的男孩去市里读高中。”

母亲见我几天都心不在焉,大概猜出了我的想法。过了几天,外出跑车的父亲回到家。好几次,我想鼓起勇气跟父亲谈,我也要到市里读书,可是我开不了口,毕竟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

一天中午,我回到家,听到屋内传来父亲凶母亲的声音。隐约之中,我听到父亲不准我到市里读书的话语。快乐像过冬的燕子一般,飞到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去了。我直奔房间,委屈地哭了起来。我对父亲多了一丝怨恨,原本就不太亲

杂记

那些沉默中的人

□ 李晓

些日常生活用品,就是在家种点蔬菜,饲养一群鸡鸭。鸡鸭的啼鸣声,让老屋里更幽静,大多数时候,老人就坐在小板凳上,凝视着儿子,陷入沉默。老人的目光浑浊发蓝,与屋后那水草覆盖的老井水相似。那口老井,是老婆婆去世多年的老伴儿生前挖掘的,而今,这口老井只供老人与儿子喝水。以前,这口井要供山下一个大院子的人家喝水,而今那里成了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院子里的人都去城里安了新家。

我把随身带的500元钱硬塞给老人,老人追着我跌跌撞撞地跑,把钱还给了我。

回城以后,有好些日子,我陷入了沉默,和家里人很少说话,深山中那位老人与她的儿子,成为我时常想念的一部分。半个月后,我和妻子去了深山看望那对母子,妻子买了礼品,亲热地唤老人“婆婆”,老人摩挲着我妻子的手,说不出话来。老人送我们一个老南瓜,我们至今没有吃,一看见它,我就感觉到温暖弥漫上了心头。

这些年,我和一些人隐隐约约打着交道。

今年春节,我与从广州回来的一个老乡见面,在城南一家老馆子里吃了一顿故乡的家常菜。食物打通了记忆的深井。老乡说,我们去山上看看这座城市吧。从山顶俯瞰

开货车的父亲

密的父女,变得更加疏远。

整个暑假,我的心里布满阴影,那个窗明几净的教室只能是自己遥不可及的梦。临近开学的一个早晨,母亲兴致勃勃地说要带我去城里买几件漂亮的衣裳,让我干干净净地去市里读高中。我听了,立马高兴起来。

我沉浸在喜悦当中,见父亲依然面无表情地走来,说:“去市里读高中可以,不过,别指望我们接送。”父亲的话是一盆冰水,浇在我身上,从头凉到脚。我像一只被惹毛的狮子,朝父亲吼了一句:“你不就觉得我是女孩子,到市里上学浪费钱吗?我会自己去学校,谁稀罕你送!”说完,我转身飞回房间,用力把房门一甩,发誓再也不依赖父亲。

整个高中,我最讨厌的就是节假日的到来。同村的小伙伴都有父母来接,我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火车。我的身体时常迷失在人群中,仿佛被人流架起,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临近高考,我们开始填报高考志愿,需要户口本复印件。狭小的小卖部堆满了人,电话成了香饽饽。每个人都长话短说,和父母约好传真时间,打完电话就在传真机前等着另一头的传递。好不容易轮到我,对母亲讲了好几遍,母亲都没听懂怎么发传真。在后面同学和老板的催促声中,我只能放下电话,失落地走出小卖部,抱怨母亲怎么那么笨,连怎么发传真都不会。

一个下午我都失魂落魄。下课了,我路过小卖部,见里面还是人满为患,就准备回宿舍洗完澡再到小

开货车的父亲

卖部打电话。我回到宿舍,见我的户口本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我的床上时,我惊喜万分。舍友告诉我,父亲在宿舍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不见我回来,便把户口本放在床上离开了。我的心里一酸,短短3个小时,父亲就把户口本送来了。我赶紧跑向校门,想跟父亲说一声谢谢。

当我跑到校门口,只见那辆熟悉的老货车,向着太阳快速奔驰。我的脚仿佛被定住了,挪不开步子,眼神渐渐迷离,泪水往心里流。多年的积怨如同被货车卷起的尘土一般,随风而去。我的那句“谢谢”,最终没有说出口。

如今,我早已毕业。前段日子,我们回老家收拾房间,突然看见橱柜最里面,有一个箱子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我轻轻拭去盖子上面的灰,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是我读书时候的荣誉证书外壳。我笑着说母亲:“这东西都没用了,您怎么还当宝贝藏起来。”母亲接过箱子,说:“还不是你父亲,执意觉得这个还有用,让我一定要收藏好。”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又对我说:“当年送你去市里读高中,你父亲死活不肯,并不是嫌弃你是个女孩,而是怕你在外受委屈。”母亲的话瞬间击破了我所有的防备,压在我心底的那句“谢谢”也变得更加沉重。我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时光压弯了父亲的背,岁月也让父亲生了华发。如今的父亲依旧话不多,仍然开着他那辆破旧的老货车,去往不知名的远方。而我却慢慢长大,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为了了一份懂得和珍惜。

